

01 糖霜丸

郭聿恩¹

我是厝裡第一個出世的囡仔，所以從細漢阿公和阿媽就共我惜命，尤其是阿媽，伊攏講我是伊的「糖霜丸」。¹若是有我佇咧，咁水都是甜的，毋免食嘛會飽。

其實，我並毋是啥物貼心會弄人笑的囡仔，阿母攏講我是：「雙个旋，惡甲無人問。」拄出世都猶無二四點鐘咧，就予紅嬰仔室的護理師敲電話來投，講我吼甲誠大聲，按怎騙都袂恬，只好來共阿母討救兵。所以，佇別人兜是：「一個囡仔，較鬧熱三個大人。」啊若阮厝是：「一個囡仔，拚倒五個大人。」規厝間的大人，予我這個囡仔疔舞甲食毋成食、睏毋成睏，真正是足忝頭。

彼時阿爸、阿母攏佇高雄食頭路，又閣煩惱倩奶母育毋知敢會予人灌米酒袂，才將我囡佇臺南，拜託阿公、阿媽鬥相共。彼個時陣個攏已經退休矣，原底叫是恁孫就親像：「桌頂拈柑，輕輕鬆鬆。」想袂到我誠纒纏，一定攏愛人抱，連欲睏嘛愛予人抱咧睏，無，就會吼袂恬。阿公、阿媽無我的法，只好三不五時仔就叫阿爸、阿母轉來替手，連猶未嫁的阿姑嘛愛鬥恁孫。

雖然我遮爾歹恁，毋過，阿媽猶是誠疼我，不管是欲去佗位，伊一定會恁我去。欲恁我出門的時，伊會先用僭

巾共我縛佇伊的尻脊骹，才閣用風幔包予經。所以，我細漢的時，便若看著阿媽提僭巾和風幔，就會緊爬過去阿媽的身軀邊，喺笑目笑笑等阿媽抱我出去去迫迫。阿媽講我彼个模樣真正足古錐，就算到今，伊猶深深記佇咧頭殼內底。

因為自細漢就綴佇阿媽的身軀邊，毋才我開始學講話的時，講的就是臺灣話。阿媽講我彼時大舌闊興喋，拄咧學話的時，大人一一句話攏予我分做三、四節，一直餵、一直餵。若是有人學我講袂輾轉的模樣，我閣會受氣，規个面就膨獅獅，一直愛阿媽來安搭才欲煞。

三歲了後予爸毋恁轉來讀幼稚園，以後的日子嘛因為學業，漸漸較無轉去臺南矣。毋過，便若佇電話中聽著阿媽叫「糖霜丸」的聲，我就會想欲閣轉去阿媽的身軀邊，予伊攏牢牢。

¹郭聿(Ut)恩

05 蝴蝶公主

王秀容

我細漢踹高雄市籬仔內，毋是市區，對學校轉來厝裡有兩條路。若行大路，店濟、車濟，青紅燈愛緊過；若行小路，有圳溝、有水田，會當慢慢仔行、寬寬仔耍。免講，攏嘛揀小路較趣味。到今想著行佇春天的田路邊，心肝穎仔猶是笑甲糖甘蜜甜。

阮放學攏嘛笑頭笑面，穿白色的 siat-tsoh，藍色的吊帶裙，若像佇天頂飛的白雲。阮戴柑仔色的碗公帽仔，袂輸路邊綴春天的風，搖來搖去的花蕊。查埔囡仔早就共鞋仔褪落來，鞋帶結做伙吊佇領頸，蹺圳溝咧耍水。阮查某的較毋敢，就佇邊仔看，連鞭喝講欲共個爸母投，連鞭著愛細膩，莫去予個潑著水。個嚇欲共阮潑予澹，阮就緊走。走去佗位？走去逐飛啊飛的蝴蝶。

我上愛佇春天的田岸邊逐蝴蝶。個飛佇空中若咧跳舞，停佇花蕊若公主穿嬭嬭咧看你。我捌共手伸出來迎接個，有一兩擺仔個會乖乖仔飛來我的手裡。我嘛捌予同學看看個停佇我的帽仔頂，可能蝴蝶嘛知影我袂害個。有當時仔我會共雙手展開學個飛，我這隻假蝴蝶飛袂懸，只好擰頭看個佇空中共我揀手講：「後擺才閣陪你耍！」

我都市囡仔捌的蟲豸無幾款，除了蝴蝶，賭的攏若像

冤仇人全款。我用手拍蠓仔、掇狗蟻，提樹奶擗胡蠅，捎淺拖仔損蛇蛭，啞金龜縛伊的跤予覓圓箍仔飛，掠蟋蟀仔予相觸、相咬，掠火金姑轉來關蠓罩，先拈田嬰才共放予飛！遮的恐怖事件，攏予我心驚驚，嘛足對不起個，誠後悔啦！細漢人咧時行飼娘仔，講欲予變蛾仔，我嘛是毋敢。我干焦佻意蝴蝶若公主的恬靜、優雅。

到今，逐冬三月、四月，涼冷仔涼冷的春風吹來，樹仔頂發新穎，春天溫柔的日頭光，對樹桎縫披落來，花蕊、草仔攏笑笑仔嬭，蝴蝶攏守信用，會出來跳舞。雖然我細漢的田岸小路、圳溝已經變大樓，做伙放學的囡仔伴嘛已經變老，毋過，天頂的白雲，猶原綴春風咧飛，春天的花蕊，猶原伴春光咧笑。蝴蝶公主一直踹佇我永遠春天的城堡，佻我迫退！

08 巧豬

沈瑩玲

阮是可愛的阿豬，生做古錐閩聰明，顧厝是我的牆頭，司奶是我上勢的本等。講到遮，相信逐家攏知影我是啥人矣。雖然我叫阿豬，毋過我毋是豬，因為細漢四界流浪，後來予管理員拈來做公豬予逐家飼，所以我號做阿豬。我有牧羊犬的巧氣、土狗仔扭掠的跤手和規身軀軟軟靛的毛草，真正是人看人恰意，無共我摸攏會睏袂去！

社區內有一個共我惜命的阿伯，逐工透早七點攏會恰我佇地下室約會。享受腥臊的早頓了後，我就送伊去上班。有一擺，伊共朋友對美國提轉來欲送我的四秀仔抹予我食。我一下鼻，哎哟！烘甲有砵砵的豬耳仔，是欲叫我，這個老歲仔的牙槽齧予歪去喔！我毋食，伊就一直抹予我，抹甲實在是在袂忍得矣，我頭越咧就走。想袂到阿伯氣甲罵我是好命狗、毋知好歹，就氣掣掣去上班矣！

自按呢我就去樓頂門顧厝、恰逐家跋感情，嘛袂癮去食彼塊四秀仔。阿伯轉來看一下氣甲！這聲真正代誌大條矣，雖然公寓來來去去的人真濟，毋過真心疼惜我的人無幾個。阿伯若毋插我，從今以後我腥臊的早頓就烏有去矣！翻轉工，我早早就去等候阿伯。看著伊，我尾溜搖咧趕緊走去共司奶。毋過伊煞車駛咧做伊走，害我規工鬱卒佇心

內。

隔轉工，阿姆恰阿伯做伙落來，我的尾溜是搖甲強欲落去。阿伯猶是毋插我，阿姆就跔落來提彼塊豬耳仔講：「哎哟！這烘甲有砵砵是欲叫伊按怎食啦！我聽一下心花開，總算有人了解我的心聲矣。阿伯就番講：「是按怎人美國狗有才調食，你這隻老狗就是毋願共我鼻芳一下？」車門關咧就做伊出門矣，害我心肝穎仔嚟一下，就闊跋落去無底深坑。了後我起感心，共豬耳仔咬起來齧看覓。想袂到伊沐著溼氣已經變較軟略矣，我就開始啞啞啞，真正是愈啞愈芳，愈啞愈繼喙。阿姆看了真歡喜，就敲手機仔予阿伯。阿伯講：「算伊巧，目睷有漿油，知影好落軟，若無，我就欲共伊放生矣。真正有巧，飼伊無了，哈哈……。」